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宋 沙 門 道 原 編 載五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

一十九人見錄  
十一人旁出

西印度掘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偏嶺山曉了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

南嶽懷讓禪師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山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曹谿令韜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禪師

韶州祇陀禪師

撫州淨安禪師

嵩山尋禪師

羅浮山定真禪師

南嶽堅固禪師

韶州制空禪師

會稽秦望山善現禪師

韶州緣素禪師

南嶽梵行禪師

并州自在禪師

廣州咸空禪師

峨山泰祥禪師

廣州清苑法真禪師

清涼山辯才禪師

廣州本禪師

義興孫善薩

玄楷禪師

曇瑞禪師

韶州刺史韋據

道英禪師

已上二十四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窟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篋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

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

卷五

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届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颶刹旛聞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未曾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翊日邀師入室徵風旛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座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

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

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得而解脫者未之

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

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

卷五

四

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摩訥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師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得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

譽五

五

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靜閑恬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露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

心地舍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

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徃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師云善捏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真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眾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後滅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

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徃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谿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前韶州刺史章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絳木綿華心織成  
后人以碧絹爲裏中宗賜摩衲寶鉢方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戶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

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船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寬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及檀施珍異文

繁不錄

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瑊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遺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墮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

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真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即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滅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標爲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勝紀今於諸家傳記中略錄十人謂之旁出

西域堦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庵而坐三藏問曰汝孤坐奚爲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藏曰汝出誰門耶曰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

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三藏所師  
何人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谿決  
其真要其僧即捨庵往參六祖具陳前事六  
祖垂誨與三藏符合其僧信入三藏後不知  
所終

譽五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  
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  
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  
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法海信受以偈贊曰

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壇經云門人法海  
者即禪師是也

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太和人也少於荆南

當陽山玉泉寺奉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盛  
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  
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  
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  
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  
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迴復還爲吾  
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  
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  
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對  
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祖曰  
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  
吾偈曰

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

九  
譽五

何爲立功過

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

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  
聽吾偈曰

一切無心自性戒 一切無礙自性慧

不增不退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師聞偈悔謝即誓依歸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 法還不淨  
祖然之尋迴玉泉

匾檐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  
忽雷澄撰塔碑盛行于世略曰師住匾檐山  
法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  
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  
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  
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  
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  
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芳

曹谿明師寂滅芳法舟傾師譚無說芳寰宇  
盈師示迷徒芳了義乘匾檐山色垂茲色空  
谷猶留曉了名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法席雖嘗咨決  
而循乎漸行後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  
載不見惰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遊歷于  
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捨庵往參六祖祖愍  
其遠來便垂關扶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  
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  
忽聞空中有聲卷五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迴  
十年

河北開化四衆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  
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  
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  
蘊習何事耶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

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亡功德無比

祖又曰汝名什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勸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遍吾當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

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久不明已  
與義作離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眞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

曰  
經誦三千部 曹谿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因也

師禮謝以偈贊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

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刀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甦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

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

卷五

十四

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

真常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

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固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執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

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知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往洪州建昌縣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

卷五

十五

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謁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似於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

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示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已靈光常顯見  
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  
無端起知解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參六祖曰學人初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

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

卷五

十六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爲真實義 唯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

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彊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常應諸根用

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爲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 卷五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十七

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于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於會稽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後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住吉州青原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頭和尚 南嶽石問

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第一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師問曰子何方而來遷曰曹谿來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恁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師曰識又爭能識寒三十八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什麼時至此間師曰我不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來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谿

來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  
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  
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  
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辯向汝道恐已後  
無人承當師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

舉五

十九

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鈍斧子與汝住山遷

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  
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  
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讓便休遷迴  
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遷曰信  
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  
却云發時蒙和尚許箇鈍斧子便請取師垂  
一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玄沙云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至今起荷澤神會來參師問曰什麼處來會  
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

曰猶滯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  
否師曰設有與汝向什麼處著玄沙云果然如玄沙是真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  
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  
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  
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  
天上人間無有勝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  
邁勸師同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詣  
曹谿叅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  
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  
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  
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

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並在汝心不須遠說師豁然契會執侍左右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大師也即馬祖住傳法院常曰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

卷五

二十

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埠於彼庵

前石上磨一曰磨埠作麼師曰磨作鏡一曰

磨埠豈得成鏡耶師曰磨埠既不成鏡坐禪

豈得成佛耶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

汝爲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

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

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

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

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

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

曰

心地含諸種 遇澤悉皆萌 三昧華無相

何壞復何成

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五眉善威儀浩

常

壬

浩

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

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照神說嚴

智

照

浩

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

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

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

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

曰只

如像成後爲什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

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

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師遣一僧

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迴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閼鹽曾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勅謚大慧禪

### 師最勝輪之塔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廿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

祖三市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

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並盛行于世

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湊號真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則

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惰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惰奢妄心

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惰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惰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過不生

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

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

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

明奢摩他頌也

毗婆舍那頌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

次第五毗婆舍那頌也

發願文第十

優畢叉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

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

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

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

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

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踈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感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

得源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誠其踈怠者然渡海應上船非船何以

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心尚未

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  
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

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

卷五

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  
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破非是猶是非又  
以雙非破兩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  
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

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

明其旨旨宗非觀籍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

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  
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

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辭重標觀體欲  
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方移則言理無  
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  
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胤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  
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  
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  
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

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十一月

十三日塔于西山之陽勅謚無相大師塔曰  
淨光皇朝淳化中太宗皇帝詔本州重修龕

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  
披緇于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

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采常春  
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  
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  
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  
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舉五天使爲求佛

二十六

耶問道耶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  
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  
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  
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  
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  
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迴闕庭具以山  
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十二月十三日  
到京勅住白蓮寺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  
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  
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

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  
何爲道師答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  
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  
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  
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  
舉五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是  
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  
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  
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  
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  
此理舉五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  
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爲實窮  
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  
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

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  
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失色逡巡  
避席師有偈曰

四大無主復如水 遇曲逢直無彼此  
淨穢兩處不生心 壅決何曾有二意

觸境但似水無心 在世縱橫有何事

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  
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又有志明禪師  
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  
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  
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  
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  
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  
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  
木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有偈曰

見聞覺知無障礙 聲香味觸常三昧  
如鳥空中只麼飛 無取無捨無憎愛  
若會應處本無心 始得名爲觀自在

又有真禪師者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  
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  
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  
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  
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  
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  
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  
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  
舉五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  
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疆立佛  
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  
偈曰

見道方修道 不見復何修 道性如虛空  
虛空何所修 徒觀修道者 撥火覓浮沤  
但看弄傀儡 線斷一時休

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名  
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

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  
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

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  
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

有偈曰

道體本無修 不修自合道 若起修道心  
此人不會道 糜却一真性 却入闇浩浩  
忽逢修道人 第一莫向道

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  
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真

鑒五

三十九

一五·一五八四

師曰爲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  
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  
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  
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  
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  
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慙伏不知所措師又有  
偈曰

推真真無相 穷妄妄無形 返觀推窮心  
知心亦假名 會道亦如此 到頭亦只寧  
又有達性禪師者問曰禪是至妙至微真妄

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  
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  
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  
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  
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偈曰

善既從心生 惡豈離心有 善惡是外緣  
於心實不有 捨惡送何處 取善令誰守  
傷嗟二見人 攀緣兩頭走 若悟本無心  
始悔從前咎

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  
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  
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  
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  
又有偈曰

視生如在夢 夢裏實是閑 忽覺萬事休  
還同睡時悟 智者會悟夢 迷人信夢閑  
會夢如兩般 一悟無別悟 富貴與貧賤  
更亦無別路

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勅謚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

曹谿令韜禪師者吉州人也姓張氏依六祖出家未嘗離左右祖歸寂遂爲衣塔主唐開元四年玄宗聆其德風詔令赴闕師辭疾不起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取傳法衣入內供養仍勅師隨衣入朝師亦以疾辭終於本山壽

九十五勅謚大曉禪師

卷三

主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舟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門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齋詔徵赴京待以師禮

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僧問仰山曰長其三藏第三度爲什語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爲什麼不見且道利害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第三度不見玄沙云只在鼻孔裏僧問玄沙既在鼻孔裏爲什麼不見爲太近

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

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是侍者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玄什法眼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恁麼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恁麼道爲

後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彰已彰南泉到叅師問什麼處來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烏當扶面前扶背後麻谷到叅繞禪牀三匝於師前振錫而立師曰既如是何用更見貧道麻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師每示衆云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有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云善惡不思自見佛性問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

得師曰不著佛求耳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問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又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南陽張漬行者問伏承和尚道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漬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

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麼曰如是師曰是什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中書曰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縣掛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踢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作清淨法身

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太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既陞座供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供奉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共奉無對又問如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卷五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

護身符子作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大曆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弟子奉靈儀於黨子谷建塔勅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入內舉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述偈曰

湘之南 潭之北 中有黃金瓦一國  
無影樹下合同船 瑞瑩殿上無知識

應真後住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苦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

語便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宗旨沉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  
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眾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眾師於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二年遷塔於洛京龍門勅於塔所置寶應寺大曆五年賜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又賜

般若大師之塔

有僧舉卧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六祖大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

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慧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苦提作麼長

此二偈諸方多舉故附於卷末臥輪者非名即住處也

##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 音釋

堦	渠勿切	闌	區悲典切	婆	亡遇切
宦	胡慣切	檻	區都監切	娑	地名切
窯	結仕也切	簾	郡羽切	娑	短刀切
煨	捏塑蘇故切	穀	貧禮也切	娑	權也切
燼	捏土容也切	麓	盧谷切	娑	鞠居切
燼	煨烏回切	麓	盧足也切	娑	六也切
燼	燼火餘也切	燼	燼涅倪捏切	娑	燼古咸倪捏切
燼	燼也切	燼	燼祖孫切	燼	燼也切

靠更切  
動進口相切  
也孤倚切  
濟倚也切  
切符分切  
眨目側切  
傀儡切  
偶切  
也切  
警偏也切  
偏偏魯也切  
木偶戲也切  
偶魯言也切  
是醒胡也切  
醉醒黎也切  
鬚髮童也切  
子垂髮也切  
堅都舍切  
克角舍切  
也耽樂切  
也耽舍切